部	史部
類	傳記類
番號	6
冊數	8
備考	

部	集部
類	別集類
番号	4-6409
冊数	8-7

李忠武公全書卷之九目錄

附錄一

行錄二

李忠武公全書卷之九目錄

茂朱赤裳山史庫所藏 朝鮮總督府寄贈本

李忠武公全書卷之九

附録一

行録

從子正郎芬

嘉靖乙巳三月初八日子時公生于漢城乾川洞家卜者云此命行年五十杖鉞北方公之始生也母夫人夢叅判公告曰此兒必貴宜名舜臣母夫人以告德淵君遂名之

爲兒戲嬉每與群兒作戰陣之狀而群兒必推公爲帥初從伯仲二兄受儒業有才氣可成功然每有投筆之志

丙寅冬始學武膂力騎射一時從遊者莫有及焉公性高亢同遊武夫終日慢言相戲而獨於公不敢爾汝常加尊敬

壬申秋赴訓鍊院別科馳馬跌左脚折骨見者謂公已死公一足起立折柳枝剝皮裹之擧場壯之

丙子春中式年丙科講武經皆通至黃石公考官問張良從赤松子遊則良果不死耶答曰有生必有死綱目書壬子六年留侯張良卒則安有從仙不死之理特托言之而已考官相顧歎

異曰此豈武人所能知哉

公以新　恩榮拜先塋見石人傾仆於地命下輩數十人扶起石重不能勝之公喝退下輩不脫青袍而背負之石忽起立觀者謂非力所能致也

性不好奔走以此雖生長於洛中而罕有知者獨西厓柳相公以同里少友每許其有將帥才也

栗谷李先生為銓相時聞公名且知其為同姓因西厓請一見西厓勸往公曰我與栗谷同姓

可以相見而見於銓相時則不可竟不往

是年冬為咸鏡道童仇非權管時李青蓮後白為監司巡行列鎮試射邊將邊將免杖者少至本堡素聞公名甚款接公仍從容言曰使道刑杖頗嚴邊將無所措手足矣監司笑曰君言好矣然我豈無是非而為哉

己卯春以滿歸仕訓鍊院時有兵部郎者為其所私者欲越遷參軍公為色官不許曰在下者越遷則應遷者不遷是非公也且法不可改也兵郎以威強之公堅執不從兵郎雖盛怒而亦

不敢擅遷一院相謂曰其以兵部郎見屈於訓鍊一奉事其人深銜之

公在訓鍊院時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庶産欲與公為妾公曰吾初出仕路豈宜托跡權門立謝媒人

是年冬公為忠清兵使軍官於所居房裏不置一物唯衣衾而已以覲省歸時必籍所餘粮饌白主粮者還之兵使聞而愛敬之

一日暮兵使因醉酒携公之手欲往軍官某人之房其人盖兵使平日之所親而来為軍官者也公意大將之於軍官不可私自往訪佯醉而奉執兵使之手曰使道欲何之兵使悟之即頽坐曰吾醉矣吾醉矣庚辰秋為鉢浦萬户時監司孫軾聽讒言必欲罪公巡到綾城白公迎命因講陣書畢使圖陣形公握筆圖寫甚整監司俯案熟視曰是何筆法之精也因問其先世曰恨我初不能知也自此重待之

左水使成鏄遣人本浦欲斫客舍庭中桐木為琴公不許曰此官家物也栽之有年一朝伐之何也水使大怒然亦不敢取去也

李戩為水使惡公不事軟熟欲因事罪之即於
所屬五浦不意點軍四浦則所闕甚多本浦則
只三人而水使惟舉公名馳　啓請罪公知之
先得四浦所闕草本營褊裨以下列白於水使
曰鉢浦所闕最寡而李某又得四浦闕本今若
馳　啓恐有後悔水使然之急走趕足追還
水使與監司相會論殿最必欲置公下考時趙
重峯憲為都事握筆不肯書曰詳聞李某之禦
衆治軍冠於一道雖使列鎮皆置下下而李某
則不可貶遂止壬午春軍器敬差官到本浦

啓以軍器不修而罷之人以為公之修備器械
如彼其精嚴而竟以遭罰謂公被前日訓鍊院
不屈之銜也

是年夏有叙　命公復仕訓鍊院柳相㙉聞公
有好箭筒因公試射招公索之公俯伏曰箭筒
則不難進納而人謂大監之受何如也小人之
納又何如也以一箭筒而大監與小人俱受汚
辱之名則深有未安柳相曰君言是也

癸未秋李戩為南兵使奏公為軍官盖深悔前
日不知公而欲因與相交也見公歡甚親密倍

於他人太小軍務必議之一日兵使行軍將赴北公以兵房軍官行軍自西門出兵使大怒曰我不欲西門出而乃由西門出何也公對曰西金方也於時屬秋秋主肅殺故出自西耳兵使大悅

是年冬為乾原權管時賊胡鬱只乃大為邊患朝廷憂之而不能擒討公到任設策誘之鬱只乃與藩胡來到公伏兵擒之兵使金禹瑞忌公之獨成大功以公不稟主將擅舉大事為 啓則 朝廷方欲加大賞而姑以主將之 啓停之不行

公在乾原以訓鍊院仕滿陞叅軍公雖名聲藉甚而不好奔競不得橫出論者惜之

是冬十一月十五日德淵君捐館于牙山地明年正月公始聞喪時鄭相公彥信巡察于咸鏡聞公奔喪慮公致傷屢遣人於道請公成服而行公以不可一刻遲滯遂行至家成服是時朝廷方議公大用甫過小祥而問公服闋之日者再三矣

丙戌正月終喪即除司僕寺主簿行公僅十六

日造山萬戶有闕　朝廷以胡亂方殷造山迫
近胡地當極擇遣之薦公爲萬戶
丁亥秋兼鹿屯島屯田之任以本島孤遠且防
守軍少爲慮屢報於兵使李鎰請添兵鎰不從
八月賊果舉兵圍公木柵有衣紅氊者數人在
前麾進公彎弓連中其紅氊者皆仆于地賊退
走公與李雲龍等追擊之奪還被擄軍六十餘
名是日公亦中胡矢傷左股恐驚衆潛自拔矢
而已
兵使欲殺公滅口以免己罪收公欲刑之公將

入兵使軍官宣居怡素厚於公執手流涕曰飲
酒而入可也公正色曰死生有命飲酒何也居
怡曰酒雖不飲水則可飲公曰不渴何必飲水
遂入鎰使供敗軍狀公拒之曰我以兵單屢請
添軍而兵使不許書目在此　朝廷若知此意
則罪不在我且我力戰退賊追還我人欲以敗
軍論之可乎略不動聲色鎰不答良久但囚之
事聞　上曰李某非敗軍之類白衣從軍使之
立功是冬有功蒙　宥
戊子閏六月還家時　朝廷薦武弁可不次擢

用者公居第二而以叙 命未下不得除官
已丑春全羅巡察使李洸以公為軍官仍歎曰
以君之才抱屈至此可惜仍奏公為本道兼助
防將公行到順天府使權俊因飲謂公曰此府
甚好君可代吾乎頗有矜傲之色公但笑之而
已

十一月以武兼宣傳官上京十二月除井邑縣
監嘗以兼官到泰仁縣時泰仁久無主倅簿書
堆積公剖決如流須刻而盡其民環聽傍觀無
不歎服至有呈文御史請以公為泰仁者

時曹大中為都事曾以書問安於公公以本道
都事之故不容不答修書而送之其後大中繫
逆獄其家書籍盡見搜括公適以差員上京道
遇金吾郎與公相知者也謂公曰公札亦在搜
中吾欲為公拔去之何如公曰昔者都事送簡
於我我亦答之只相問安而已且已在搜中私
相拔去未安未幾除公滿浦僉使議者謂 上
見公之文筆而寵之也

公以差使員入京鄭右相彥信時在獄中公問
安於獄門之外見金吾郎相會於堂上飲酒作

樂公謂金吾郎曰勿論有罪無罪一國大臣在於獄中而作樂於堂上無乃未安乎金吾郎改容謝之

公之二兄早世其子女皆稚幼仰育於大夫人公之爲井邑也二兄子女並隨大夫人而往焉或以濫率非之公泫然曰吾寧得罪於濫率不忍棄此無依閒者義之

庚寅七月除高沙里僉使臺諫以守令遷動爲言仍任本縣八月陞堂上除滿浦僉使臺諫又以驟陞改正仍任

辛卯二月移差珍島郡守未及赴任除加里浦僉使又未及赴任同月十三日除全羅左道水使自井邑赴任

公之初除水使也公之友人夢見大樹高可參天枝條滿於兩間人民之托身於其上者不知其千萬焉而其樹本拔將傾有人以身扶之視之則乃公也後人以比文天祥擎天之夢

公在水營知倭寇必來本營及屬鎭戰具無不修備造鐵鎻橫截於前洋又創作戰船大如板屋上覆以板板上有十字形細路以容人之上

行餘皆揷以刀錐四無着足之處前作龍頭口
為銃穴後為龜尾尾下有銃穴左右各有六穴
大槩狀如龜形故名曰龜船及後遇戰以編茅
覆於錐刀之上而為之先鋒賊欲登船陷之則
斃於刀錐欲来掩圍則左右前後一時銃發賊
船雖蔽海雲集而此船之出入橫行所向披靡
故前後大小戰以此常勝焉
朝廷因申砬 啓辭請罷舟師專意陸戰公馳
啓以為遮遏海寇莫如舟師水陸之戰不可偏
廢 朝廷可其奏

壬辰四月十六日聞倭賊陷釜山公急召諸將
咸集本營議以進討之事皆以為本道舟師當
守本道往討嶺南之賊恐非其任獨軍官宋希
立曰大賊壓境其勢長驅坐守孤城未有獨保
之理不如進戰幸而得勝則賊氣可挫不幸戰
死亦無愧於人臣之義鹿島萬戶鄭運曰人臣
平日受恩食祿於此時不效死而敢欲坐視乎
公大悅厲聲曰賊勢鴟張 國家岌岌豈可諉
以他道之將而退守其境乎我之試問者姑見
諸將之意耳今日之事惟在進戰而死敢言不

可進者當斬之一軍股慄自後多奮願效死
五月初一日遠近諸將畢聚於營前洋戰船二
十有四隻呂島水軍黃玉千欲逃避斬之以徇
初四日領諸將進至唐浦使人求慶尙右水使
元均所在時元均戰船七十三隻盡敗於賊而
獨餘玉浦萬户李雲龍永登萬户禹致績所乘
船各一隻均則只以一小船在於傑望浦公以
均習嶺南水路邀之因給戰船一隻約與同事
初七日到玉浦見倭船三十餘隻列於海口公
麾旗進軍諸將踴躍先登盡捕滅之後以此陞

嘉善
初八日至固城月明浦結陣休兵因全羅都事
崔鐵堅報聞 大駕西狩公西向痛哭姑還師
本營
二十九日公夢白頭翁蹴公曰起起賊來矣公
起即領諸將進至露梁則賊果來矣見公退走
追至泗川燒破十三隻賊被箭溺水者百數是
日公亦中丸貫左肩至于背流血至踵公猶不
釋弓矢終日督戰戰罷使以刀尖割肉出丸深
入數寸軍中始知之莫不驚駭而公談笑自若

公每戰約諸將曰一馘斬時可射累賊勿憂首級之不多惟以射中爲先力戰與否吾所目見以此前後戰時惟射殺無數而不尚首功

六月初一日進陣於蛇梁之後初二日朝至唐浦前値賊二十餘艘其中一大船上有層樓高可二丈四面施紅羅帳閣上有倭將着金冠衣錦衣兀坐督戰我師以片箭亂射中之倭將墮於閣下諸賊中矢顚仆者不知其數遂盡殲之得灑金團扇一柄右邊書曰羽柴筑前守左邊書曰龜井劉矩守陛中曰六月八日秀吉書戰

罷日已向午諸軍纔欲息肩忽報賊至公佯爲不聞又急報曰賊至無數公怒曰賊至便戰而已時將士困鬪氣竭頗有遑遽之色公令曳朝来所捕賊將所乘樓船出於前洋去賊一里餘而焚之火延船中積藥齊發暴雷響空絳焰影天賊環視氣奪不進而退是夜軍中夜驚擾亂不止公堅卧不動良久使人搖鈴乃定

六月初四日進屯唐浦前洋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率戰船二十五隻舉帆鳴角而来諸船將士連戰方困之際得見援師一軍增氣公謂億祺

曰倭賊鴟張 國家危急在於朝暮令公來何
遲也
初五日公與李億祺早朝同發至固城之唐項
浦與賊相遇有一大船三層樓閣外垂黑綃帳
前立青盖賊將坐於其中射斬之中船十二小
船二十一一時撞破斬七級射殺無數餘賊棄舟
走陸軍聲大振以此陞資憲
初七日朝至永登浦賊在栗浦望見我師遁走
南洋公令諸船追捕之蛇渡僉使金浣虞候李
夢龜鹿島萬户鄭運各全捕一船合倭頭三十

六級
初九日公及李億祺元均率諸將船徑詣天城
加德等地捜撿賊遁逃不見形影遂班師
十四日在本營作 啓草二本曰臣今率戰船
數萬艘以飛將軍某爲先鋒直擣日本國某月
某日發行云云遣軍官持其一本投之京城路
上要使賊見之
七月初八日公與李億祺元均等聞賊自梁山
將向湖南各領諸船進至固城之見乃梁賊先
鋒三十餘船果至矣而其後羣船無數蔽海公

謂此地海隘港淺不足以用武欲誘致大海而破之令諸將佯為退北賊乘勝追之至閑山島前海面甚濶賊船畢集公揮旗鳴鼓促令還戰諸船揚帆直前砲箭雷發煙焰漲天頃刻之間腥血赤海賊七十三船無隻櫓得返人謂之閑山之捷是役也被擄人還言曰龍仁潰散之後賊將之在京中者皆謂朝鮮無人而獨以舟師為難焉有平秀家者攘臂大言欲自當之故諸賊以秀家為舟師將閑山之賊是也其後熊川人諸末曾被擄往日本國為書記時見對馬島

所移日本國書則曰日本與朝鮮舟師相戰敗死者九千餘人云云以此陞正憲

初九日聞一枝倭船駐屯安骨浦公與李億祺元均等領兵齊到則賊裏船以鐵蔽以濕綿見我師出死戰之計或持丸登岸或在舟力鬪我軍乘銳摧之賊不能支岸者走舟者死燒破四十二船

九月初一日公與李億祺元均助防將丁傑等相議曰釜山為賊根本蕩覆其穴則賊膽可破遂與進至釜山則賊於屢敗之餘畏我威不敢

出唯登高放丸而已撞破空船百有餘隻鹿島萬戶鄭運中丸死公痛之不已親作文以祭之公別貯精米五百石於一處封之或問何用公曰 主上越在龍灣箕城之賊若又西突則車駕將渡海矣在吾之職當以龍舟浮海迎駕天未亡唐則仍圖恢復雖至不幸君臣同死於我國之地可也且吾不死則賊必不敢來犯矣

癸巳二月初八日公與李億祺相議進討之計發船進至釜山則熊川之賊扼釜山之路據險藏船多作巢穴公或遣伏誘引或出入挑戰賊畏怯兵威不出洋中只以輕疾船閃然浦口旋入巢穴但以旗幟多設於東西山麓登高放丸陽示驕橫之狀我師不勝慷慨左右齊進砲箭交發勢若風雷如是者終日顛仆死者不知其幾許矣左別都將李渫左突擊將李彥良窮逐倭三船所騎數百餘賊其中賊將着金冑紅甲大呼促櫓我師以皮翎箭射賊酋即仆于洋中餘賊亦皆射殺之

二十二日公與李億祺及諸將相議曰賊畏我

兵威不出累日相戰未必盡殲若水陸攻之則
賊氣可挫即令三道舟師各出輕完船五隻突
戰于賊船列泊之處又令義僧兵及三道驍勇
射夫等所騎船十餘隻東泊於安骨浦西泊於
薺浦下陸結陣賊畏其水陸之交攻東西奔走
與之應戰水陸將士左右突戰遇輒撞破羣倭
頫足痛哭而已時李應溉李慶集等乘勝爭突
撞破賊船回船之際兩船相搏遂致傾覆公即
啓曰臣以無狀叨守重寄日夜憂懼思報涓埃
之效上年夏秋兇賊肆毒水陸移犯之際幸賴

天佑屢致勝捷領下之軍莫不乘勝驕氣日增
爭首突戰唯恐居後臣以輕敵必敗之理再三
申飭猶且不戒至使一隻統船終致傾覆多有
死亡此臣用兵不良指揮乖方之故也極為惶
恐伏藁待罪
七月十五日公以本營僻在湖南難於控制遂
請移陣於閑山島 朝廷從之島在巨濟南三
十里一山包海曲內可以藏船外不得以窺中
而倭船之欲犯湖南者必由是路公每以為形
勝之地也至是來陣其後 天將張鴻儒登眺

久之曰真陣處也

八月　朝廷以三道水使不相統攝必有主將可也以公兼三道水軍統制使仍本職元均自以先進恥受制於公公每優容之

公在陣每以兵食為憂募民屯作差人捕魚至於煮塩陶瓮無不為之舟載販貿不踰時月積穀巨萬

公在陣未嘗近女色每夜寢不解帶纔宿一二更輒召人咨議以至于明又所啖食朝夕五六合而已見者深有食少事煩之憂

公精神倍於他人時與客爛飲至于夜分而雞既鳴則必明燭起坐或看文書或講籌策

甲午正月十一日乘舟從風往謁母夫人于寓所翌日告辭母夫人教以好赴陣中大雪國辱再三諄諭少無惜別之意

三月有譚都司者以講和事自　天朝至熊川賊陣移牌文於公曰日本諸將俱欲卷甲息兵爾當速回本處地方毋得近日本營寨以起釁端公答書曰嶺南沿海莫非我土而謂我近日本營寨者何也欲我速回本處地方所謂本處

地方指何方也倭賊無信欲和者詐也吾為朝鮮臣子義不與此賊共戴一天時公得染病症頗重猶一日不臥視事如舊子弟請休攝公曰與賊相對勝敗決於呼吸為將者不之死則不可臥強病十二日

癸巳甲午年間癘氣大熾陣中軍民死者相繼公定差使員收骨瘞之裁文祭之

一日又作文行癘祭臨祭之曉公夢有一隊人訴寃於前公問何為對曰今日之祭戰亡者病死者無不得食而我等獨不與焉公曰汝等何鬼曰溺死之鬼也公起取祭文觀之則果不載焉遂命並祭之

公以軍中戰具莫大於銃筒必用銅鐵而無見在遂廣募民間一時所得多至八萬餘斤鑄分諸船不可勝用

公嘗月夜有吟曰水國秋光暮驚寒鴈陣高憂心輾轉夜殘月照弓刀又作歌一闋詞甚激烈歌曰閑山島月明夜上戍樓撫大刀深愁時何處一聲羌笛更添愁

元均怨公之位在己右以為為公所擠而然每

逢人必垂泣而道之或至臨戰號令亦不遵公
謂與賊對壘必誤大事乙未二月啓 聞請遆
已職 朝廷以大將不可變易遂移拜元均忠
清兵使
裵楔代元均為水使楔性矜己傲物未嘗向人
低心及来陣中見公憂事出語人曰不圖得見
豪傑於此島之中矣
八月完平李相公以都體察下兩南副察及從
事官等隨之相公之到湖南也水軍之呈狀者
無數而相公故不决之皆卷令作軸載往於晋

州招公議事仍令吏人持水軍呈狀積於公前
不知其數百張也公右秉筆左曳紙剖决如流
斯須而盡相公與副察取見之則咸當其理相
公驚曰吾輩之所未能令公何能若是公曰此
皆舟師事故習於耳目而然也
相公與副察及從事等同乗公舟入閑山陣中
周視陣形從容留宿將還公請曰軍情必謂相
公有犒賞今無其事則恐缺望相公曰此甚是
但吾初不備来奈何公曰吾為相公已辦了相
公若許之則當以相公之命饋之相公大喜遂

大犒之一軍踴躍公之既沒相公言及此事仍
歎曰李統制大有才局按梧里集仁廟朝李相公入侍啓曰臣爲體察使在嶺南時巡到閑山按行李某營壘觀其區畫極有規模臣欲還發之際李某寄語於臣曰大臣來此不可不宣諭上意且施賞激臣聞其言而大悟即爲下令軍中一邊試藝一邊施賞至殺三十餘牛以犒士卒矣上曰李某真將軍也其心智亦可嘉矣
元均在忠清道一以詆公爲事故毀言日至於
朝廷而公略無所辨亦絕口不言元短時論多
右元而欲傾公
丙申冬倭將平行長陣臣濟憚公威名百計圖
之使其下要時羅者行反間要時羅因慶尚左

兵使金應瑞通於都元帥權慄曰平行長與清
正有隙必欲殺之而清正今在日本不久再來
我當的知來期物色清正之船而指之朝鮮使
統制使領舟師往邀於海中則以舟師百勝之
威蔑不擒斬朝鮮之讎可報而行長之心快矣
因佯示忠信勸懇不已 朝廷聞之以爲清正
之頭可得勅令公一依要時羅之策而不知其
實墮於計中也
丁酉正月二十一日權元帥至閑山陣謂公曰
清賊近將再來舟師當從要時羅之約慎毋失

機是時　朝廷方信元均謗公不已故公雖心
知見欺於要時羅而不敢擅有前却元帥回陸
纔一日熊川報今正月十五日清正来泊于長
門浦　朝廷聞清正渡来咎公之不能擒討臺
論大發請以縱賊罪之　命拿鞫時公領舟師
往加德海聞有拿　命還本陣計陣中所有付
于元均軍粮米九千九百一十四石在外之穀
不與焉火藥四千斤銃筒除各船分載之數又
有三百柄他物稱是
完平李相公以都體察在嶺南聞公拿　命馳

啓曰倭賊所憚者舟師也李某不可遞元均不
可遣　朝廷不聽相公歎曰國事無復可爲
二月二十六日就途一路民庶男女老幼簇擁
號慟曰使道何之我輩自此死矣
三月初四日夕入圓門或曰　上怒方極朝論
且重事將不測奈何公徐曰死生有命死當死
矣
時　上遣御史下閑山廉問御史欲陷公還
啓曰聞清賊渡来掛嶼七日不能運動而李某
未克討捕是日慶林君金命元入侍　經筵曰

倭賊慣於舟楫掛嶼七日之言似虛 上曰予意亦然其後元均之敗也公再為統制立大功向之為御史者入直玉堂同僚問曰掛嶼七日之言何從得聞乎我時巡省於湖南而全未聞知也其人有慚色

十二日供狀初公之被拿也舟師諸將之親屬在京中者慮公之歸罪於諸將無不惴惴及公對獄但陳事之首末次序整整少無傍引之語大小歎服有願識其面者

公在獄時右水使李億祺遣人奉書問候於公

泣而送之曰舟師不久必敗我輩不知死所矣時北道土兵若干人適以赴舉來京聞公縲絏慷慨欲上疏解公請為北兵使

四月初一日赦令白衣立功於元帥幕下十一日丁丑夫人喪懇押去郎成服發程公慟哭曰竭忠於國而罪已至欲孝於親而親亦亡

七月十六日元均果敗李億祺死之三道舟師全沒於賊公時在草溪元帥遣公馳往晉州收集散兵

八月初三日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 上引見

備局諸臣問之羣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
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 啓曰此元均之
罪也惟當起李某為統制 上從之又以公為
統制使將士聞之稍稍来集公即帥軍官九人
牙兵六人自晋州馳至玉果避亂士民載盈道
路望見之壯者皆告其妻孥曰我公至汝不死
徐徐訪来我則先往從公如此者比比至順天
得精兵六十餘人入順天空城各帶兵甲而行
及到寳城則一百二十人矣
十八日到會寧浦戰船只十艘公召全羅右水

使金億秋使收拾兵船分付諸將粧作龜艦以
助軍勢約曰吾等共受 王命義當同死而事
已至此何惜一死以報國家乎惟死而後已諸
將無不感動二十四日進至於蘭浦前二十八
日賊八船欲来襲我船公鳴角揮旗賊走二十
九日進陣於珍島之碧波津裵楔棄軍逃走
九月初七日賊船十三来向我陣公迎擊之賊
退走是夜二更賊復来放砲欲驚我軍公亦令
放砲賊知不可動又退去盖以夜驚得利於閑
山者云

時 朝廷以舟師甚單不可禦賊 命公陸戰
公 啓曰自壬辰至于五六年間賊不敢直突
於兩湖者以舟師之扼其路也今臣戰船尚有
十二出死力拒戰則猶可為也今若全廢舟師
則是賊之所以為幸而由湖右達於漢水此臣
之所恐也戰船雖寡微臣不死則賊不敢侮我
矣
十六日早朝賊塞海由鳴梁向我陣公領諸將
出禦之賊十匝圍之而分軍迭戰公下碇住船
賊知大將船遂以三百三十三隻進擁之其勢

甚急諸將謂公不可更免各退一里許公斬梟
一人以麾督進之僉使金應誠回船入来巨濟
縣令安衛亦至公起立船頭大呼安衛曰汝欲
死軍法乎再呼曰安衛誠欲死於軍法乎汝以
退去為可生乎衛慌忙對曰敢不盡死突入交
鋒賊三船蟻附衛船幾陷公回船救之衛亦殊
死戰賊二船被勦賊氣少挫頃刻之間賊船三
十連見撞破死者不知其數賊不能支解圍走
公在閑山時有倭人俊沙者自安骨浦賊陣得
罪来降留在陣中是日俊沙在公所乗船上俯

見浮海賊尸中有着紅錦畫文衣者俊沙指之曰是乃安骨浦倭將馬多時也公使鉤致船頭則尚不死也俊沙喜躍曰是真馬多時也公命斬之

是日避亂人士登高峯見之則賊船來者只計其三百而餘不可盡記彌滿大海海不見水我舟只十餘不啻若壓卵而諸將於新喪之餘忽遇大賊心死魄奪皆欲退遁獨公有必死之志中流下碇為賊所圍如雲埋霧合但見白刃飜空砲雷震海避亂人等相與痛哭曰我等之來只恃統制而今若此我將何歸俄見賊船稍退公所乘船兀立無恙賊分軍迭戰如是者終日賊大敗而走自是南民之倚公尤篤

時公受 命於蕩敗之後收拾疲散粮械草草時又季秋海天頗寒公憂之公見避亂船來泊者不知其幾百遂下令曰巨賊捲海汝等在此何為對曰我等惟仰使道在此耳公又令曰能從我命則我可指示生路不然則無可奈何皆曰敢不從命公令曰將士飢且無衣勢將皆死況望禦賊乎汝等若以所餘衣粮分救我軍則

此賊可討而汝死可免矣衆皆從之遂得粮尖分載諸船而軍士無不衣者用以致捷

先是公令避亂人等移船避寇其人皆不肯舍公而去鳴梁之戰公使其諸船列於遥海以作疑援而公當前力鬭故賊大敗謂我猶盛不敢再犯

是日暮移陣於唐笥島避亂人士畢来致賀捷書至 上大喜即 命諸臣諭曰此啓可示於楊經理經理在南别宮移咨 國王曰近来無此捷吾欲掛紅而遠未能爲今送紅段銀子若干須以此意褒賞之 上下書嘉之陞崇政言者以公爵位已高事畢更無可酬乃止只官諸將

十月十四日公在右水營聞子葂喪葂公之季子也有膽略善騎射公愛其類已是年九月將母往在牙山第聞賊倭焚蕩閭家馳擊之中伏刃於途死之公聞計慟絶自是精神日瘁其後公陣古今島因晝假寐見葂悲號於前曰殺我之賊父可誅之公曰汝生爲壯士死獨不能殺賊乎曰我死於賊手畏之而不敢殺公起而告

人曰我夢如此何也悲不自抑仍曲肱而閉目髣髴之中菀又泣告曰父報子讎幽明無間而容讎一陣邀我言而不之誅痛哭而去公大驚問之有新捕賊一人囚在船中公令問作賊首末果殺菀者甚驗無疑命剉斫之

十二月初五日在羅州之寶花島自　上有旨曰聞卿尚不從權私情雖切國事方殷古人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戰陣之勇非行素氣力困憊者之所能為禮有經權未可固守常制其遵予意速為從權並以權物賫遺之公悲痛不已

戊戌二月十七日移陣古今島島在康津南三十餘里峯巒稠疊形勢尤奇傍有農場最便公募民耕作軍餉賴給爲時軍勢已盛而南民之倚公爲命者亦至數萬家兵威之壯十倍於閑山陣

七月十六日　天朝水兵都督陳璘領水兵五千来到公聞璘軍將至盛辦酒肉又備軍儀遠延大享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將也璘為人桀驁　上憂之有旨於公令厚待毋怒都督都督軍始至頗事掠奪軍民苦

之一日公令軍中大小廬舍同時毀撤公亦使搬運衣衾下船都督見處處毀家而怪之遣家丁問於公公答曰小國軍民聞　天將之来如仰父母今　天兵專務暴掠人將不堪各欲避遁我為大將不可獨留故亦欲浮海而之他家丁歸白之都督大驚即顛倒走来執公手而止之且令家丁等輸返公衣衾懇乞不已公曰大人若從吾言則可矣都督曰豈有不從之理公曰　天兵謂我陪臣少無忌憚倘許以便宜詗禁則庶得相保都督曰諾是後都督軍有犯公治之如法　天兵畏之過於都督軍中賴安

十八日聞賊船百餘隻来犯鹿島公及都督各領戰船至于金堂島則只有二賊船見我遁走公及都督經夜乃還公留鹿島萬户宋汝悰以八船伏于折爾島都督亦留其船三十隻待變

二十四日公為都督設酒於運籌堂方酣都督麾下千摠者自折爾島来告曉来遇賊朝鮮舟師盡捕之　天兵則因風不順不與相戰都督大怒喝令曳出因擲盃推盤有市于色焉公知其意解之曰老爺為　天朝大將来討海寇陣

中之捷即老爺之捷也我當以首級全付於老
爺老爺到陣未久奏聞於　皇朝豈非善乎都
督大喜就執公手曰自在中朝飽聞公名今果
不虛矣遂醉飽終日是日宋汝悰獻所獲船六
隻賊首六十九級送之都督具　啓達之　上
以公有光于　天將嘉諭之
都督在陣日久熟見公之號令節制且料其船
雖多而不可以禦賊每臨戰乘我板屋願受制
於公凡軍號指揮皆讓之必稱公為李爺曰公
非小邦人也勸令入仕中朝者數矣

九月十五日聞諸賊將欲撤歸公及都督領舟
師發行十九日至于左水營前二十日進陣於
順天之曳橋乃賊將平行長陣前也賊峙粮獐
島遣兵取來盡焚其餘
二十一日公遣海南縣監柳珩等進擣賊陣殺
賊八人以潮退水淺還是日　天朝陸軍提督
劉綎帥苗兵一萬五千來陣於曳橋之北
二十四日聞賊將平義智率精兵百餘人自南
海至曳橋盖與行長議撤歸事云
十一月初二日約陸軍挾擊公與都督舟師進

戰未决蛇渡僉使黄世得中丸而死世得公之妻從兄也諸將入弔公曰世得死於王事其死也榮劉提督不肯進鬪都督憤忿不已

初三日公及都督遣兵酣戰公見潮退姑令都督回舟都督不聽沙船十九果挂於淺灣為賊所圖公謂不可坐視發七船多載戰具及武士擇將送之戒曰賊見挂舟必欲乘機並取汝等但力戰自保潮至即還七船一如公命遂以全歸沙船盡被勦滅

初六日被擄人邊敬男者自賊中逃還言去八

月自日本出來則賊酋平秀吉已死諸酋方争立未定故諸賊急於撤歸矣

十四日平行長欲速還而患舟師遮路多賂都督請令退陣都督欲許和是日初昏倭小將率七賊乘船潜入于都督府獻猪及酒而歸

十五日倭使又至督府十六日都督使其將陳文同往賊營俄而賊五島主者以三船載馬匹及槍劒等物獻於都督而還自是倭使之往來督府者不絶都督欲令公許和公曰大將不可言和讎賊不可縱遣都督赧然倭使又來都督

曰我為爾倭已言于統制而見拒今不可再言行長遣人於公賷銃劒等物甚懇焉公却之曰壬辰以来捕賊無數所得銃劒丘山可齊寇讎之使何為於此賊無辭而退

行長遣人言曰朝鮮舟師當與上國舟師異陣而今同一處何也公曰陣於我地只任我意非賊所知也都督多受賊賂欲開其去路謂公曰我欲姑舍行長而先討南海之賊公曰南海皆是被擄之人非倭賊也都督曰既已附賊則是亦賊也今往討之則不勞而多斬公曰 皇上之所以命討賊欲救小邦人命也今不刷還而反加誅戮恐非 皇上本意都督怒曰 皇上賜我長劒公曰一死不足惜我為大將決不可舍賊而殺我人也爭之良久

十七日初昏行長舉火與南海賊相應盖行長請援故昆陽泗川之賊来於露梁而應之云公勑令諸將嚴兵待之

十八日酉時賊船自南海無數出来依泊於嚴木浦又来泊於露梁者不知其數公約于都督是夜二更同發四更到露梁遇賊五百餘艘大

戰至朝
是夜三更公於船上盥手跪祝于天曰此讎若
除死即無憾忽有大星隕於海中見者異之
十九日黎明公方督戰忽中飛丸公曰戰方急
愼勿言我死言訖而逝時公之長子薈兄子莞
執弓在側掩聲相謂曰事至於此罔極罔極然
若發喪則一軍驚動而彼賊乘之尸柩亦不得
全歸莫若忍之以待畢戰乃抱尸入於房中惟
公之侍奴金伊及薈莞三人知之雖親信宋希
立輩亦未之知也仍麾旗督戰如前不已賊圍

都督船幾陷諸將見公船麾促争赴救解戰罷
都督急移船相近曰統制速来速来莞立於船
頭哭曰叔父命休都督仆於船上者三大慟曰
既死之後乃能救我又拊膺哭之良久都督軍
亦皆投肉而不食
柩發自古今島返于牙山一路民庶老幼男女
號痛隨之士子備酒奠操文哭之如悲親戚
都督諸將皆作挽以哀之及撤還都督入新昌
縣先通来祭之意適邢軍門差官催上　王京
故都督只以白金數百兩賫送之至牙山縣邀

見公之諸孤蒼徃遇於道下馬謁之都督亦下馬摻手痛哭問曰爾今何官蒼曰父喪未葬非得官之時都督曰中國則雖在初喪不廢賞功之典爾國緩矣吾當言於 國王云云
上遣禮官 賜祭贈議政府右議政
明年己亥二月十一日葬于牙山錦城山下酉坐之原在德淵君塋西一里許後十六年甲寅還窆于於羅山壬坐之原德淵君塋北一里
公之部曲請爲公立祠 朝廷從之刱建于左水營之北 賜額忠愍春秋二祭李億祺配之

湖南軍民追慕不已爭以其財私作石碑請刻於方伯遣鎮安縣監沈仁祚書曰李將軍墮淚碑立於東嶺峴左營徃来之路也
湖南寺僧爲公設齋無山不擧有慈雲者隨公陣中常將僧軍頗立功公歿之後以米六百石大設水陸於露梁又以盛奠祭於忠愍祠有玉泂者亦以僧人爲公繼餉頗見信任及是自念無所報效来守忠愍祠日日灑掃擬死不去
咸悅人朴起瑞其二親皆死於賊而自以躄者恨其不能從軍復讎聞公之屢捷心常戴之及

聞公訃制服行三年喪練祥皆来祭

嶺南海濱之民私作草廟於鼇梁出入必祭之盖鼇梁近於閑山島

李雲龍為統制使因民心大作祠宇於巨濟凡戰船發行無不告

甲辰十月論功以公為第一 贈効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德豐府院君考妣以上推 恩旌表門閭 仁廟朝癸未 贈謚忠武

配尚州方氏封貞敬夫人實城郡守震之女永同縣監中規之孫平昌郡守弘之曾孫將仕郎洪俶弼之外孫也生三男一女男長曰薈縣監次曰莅正郎季曰葂已死女嫁洪棐儒業妾子二人曰薰曰蓋女二人孫男二人曰之白曰之晳女一人嫁尹獻徵外孫四人曰洪宇泰曰洪宇紀曰洪宇迥曰洪振夏女一人

又 判官洪翼賢

公生於嘉靖乙巳卒於萬曆戊戌享年五十四

公賦性清忠德備剛柔居内憂外不以怒溫不以喜溢刑賞得中故士卒畏而愛之能濟大事

也公為統制曰人有罪當刑子弟侍側者曰此人罪重不可輕也公徐曰刑罰自有其律不可以人言輕重也且為子弟之道當以生道救之不可以重刑請也在乾原日湖南武弁戍北道聞親喪欲奔而無力不得發公聞之曰吾於彼雖無素分然匍匐之救豈間於知不知乎即以良馬一匹護送公在舟師十年一不顧念家事子女嫁娶頗有過時者公之二兄先公亡公撫育諸孤凡有得物必先諸孤而後已子

李忠武公全書卷之九

李忠武公全書卷之十目錄

附錄二

行狀

諡狀

全羅左水營大捷碑

鳴梁大捷碑

露梁廟碑

神道碑

高和島遺墟碑

制勝堂遺墟碑

戰勝臺碑

李忠武公全書卷之十目錄

附錄二

行狀

承旨崔有海

本貫豐德府德水縣

贈効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功臣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
事德豐府院君行正憲大夫全羅左道水
軍節度使兼忠淸全羅慶尙三道水軍統
制使諡忠武李公

曾祖兵曹參議諱琚

妣臨陂陳氏父縣令世蕃

祖平市署奉事 贈戶曹參判諱百祿

妣草溪卞氏父生員誠

考秉節校尉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
臣議政府左議政德淵府院君諱貞

妣草溪卞氏父守琳

公諱舜臣字汝諧德水人也肇以望族閒者有
敦守官至中郎將曾祖琚兵曹參議祖百祿平
市奉事 贈戶曹參判考貞 贈左議政封德
淵君以公貴也母卞守琳之女以嘉靖乙巳三

月初八日子時生公下夫人夢覿參判公以必
貴期以舜臣名因異而名之卜者曰行年五十
當仗鉞北方自齠齔豪宕不羈挺挺有大氣岸
與羣兒遊作戰陣狀推公為帥指顧造次井井
可觀從諸兄業詩書不肯竟事投筆挽強御駿
儕流莫及丙子春標虎榜講武經黃石公考官
問張良從赤松子遊則良果不死耶公曰有生
必有死理也綱目書壬子留侯張良卒則安有
從仙不死者耶考官驚服以新 恩榮先壠見
石人顛命下厮起之衆不能動公獨扛而建之

處靜不競名世無知者柳西厓從幼與之遊每
以大將才許之栗谷掌銓聞名因西厓要一見
公曰吾與栗谷宗姓也義當相厚而見於掌銓
時則不可竟不往冬除咸鏡道童仇非權管時
李公後白為方伯廵到列鎮杖邊帥才荒者及
到本堡遇公甚歎公因規刑威頗重方伯笑納
之己卯歸仕訓鍊院時有兵部郎中以所親欲
越轉叅軍公守規不許曰卑者遷高者滯於公
蔑矣法不可改郎中雖刼以威公終不屈庚辰
九月為鉢浦萬戶方伯孫軾信譏將抵罪廵到

召公講陣書使圖陣形見公落筆有法度與語益奇之遇以禮左水使成鑄欲斫取官庭梧桐公不從曰此乃公家物也栽之有年一朝伐之不以公而以私可乎水使怒亦不敢遂後水使與方伯會議殿最欲下公都事趙憲閣之曰詳聞李某績冠一道寧盡貶列鎮李某則不可貶壬午因事罷歸癸未秋爲南兵使李戩軍官行軍首北公麾軍出自西門兵使怒詰之公對曰西金方也於時屬秋於義主肅殺故出於西門古也兵使悅冬轉乾原權管時孽胡亐乙只乃

擾邊　朝廷憂之公設奇計要而擒之兵使金禹瑞忌其功　啓以不稟主將　朝廷將褒旋止十一月丁外憂丙戌正月服闋以司僕主簿出爲造山萬戶時虜猾方熾故舉公責重仍管鹿島屯田公以兵孤屢請添防而兵使李鎰不許八月賊來木柵圍數匝有衣赭者前驅公射中之賊却公與李雲龍追趾之奪還被擄人六十餘口公亦中矢潛拔其鏃李鎰欲罪公自解庭詰之公將入公友宣居怡泣謂公曰飲酒鎮心公曰死生有命飲酒何爲公就供曰我以兵

單屢請加守而兵使不許公牒猶存況我力戰
退賊追還我人欲斷以敗軍何據鎰不答良久
因繫而馳聞　上令白衣效功冬從時錢之役
放歸時　朝廷簡不次擢用者公居二已丑全
羅監司李洸　啓為本道助防將十一月除武
兼宣傳官十二月出為井邑縣監以兼官到泰
仁時泰仁久曠文案堆積公剖決如流民呈御
史請管泰仁庚寅七月擢為高沙里僉使又陞
為滿浦僉使臺諫以驟陞　啓止辛卯二月移
為珍島郡守即陞為加里浦僉使又未行薦為

全羅左水使時有友夢見大樹參天盤地萬民
依其樹根將拔人以身扶諦視則公也以比文
天祥擎天之夢公莅任知倭將猘鍛戈鎔鎖以
待不虞創智作大船船上覆以大板板上置十
字細路以容人行悉以錐刀布之四無着足處
前龍頭後龜尾皆有銃穴前後左右各六以放
大丸遇賊則編茅覆上以掩錐刀而為先鋒賊
欲登船則離錐刀欲來掩則一時銃發所向莫
不披靡大小戰以此收績者甚夥狀如伏龜名
曰龜船時　朝廷因申砬啓辭罷舟師而專陸

戰公馳　啓以爲遮遏海賊莫舟師若也水陸之戰不可偏廢　朝廷允從時倭拉萊釜將踰湖嶺公會諸將咨戰守之宜皆以爲當守本道獨鹿島萬户鄭運軍官宋希立憤曰大寇夷境勢將席卷塊守孤城詎期獨全不如進遏其鋭雖不幸而死亦無愧臣子之義也公悅厲聲曰我之發問者欲探諸將之誠今日之義只在戰敢言非是者斬一軍慄然五月初一日諸將咸集船艦廾有四艘兵利卒精號令明肅初四日抵唐浦則慶尚右水使元均新喪大兵只以小

舠自保公邀給一艑約與同事初七日進至玉浦賊船三十餘艘張旗住碇放兵四掠望覩我師爭促急棹公麾兵躍入焚陷賊船二十餘艘時　國社西狩捷聞於屢敗之餘朝野色喜遂階嘉善二十九日夜公夢見白叟蹴公告以賊逼公驚起整兵與元均領戰艦伺敵于露梁則賊果至交鋒未既燒破一船追到泗川則遥見一陣蛇盤于山又十有二船緣渚而泊公曰早潮已退鉅艦難進於淺港佯北誘之擊於大洋則可以勦之遂鳴螺返船賊果踵至乃以龜船

先之以諸艦壓之船之覆者賊之漂者滿海餘賊臨岸叫呶而已方戰公亦中丸貫臂徹背公猶手弓矢督之事既用刃挑出一軍驚歎六月初一日至唐浦賊船二十餘艘泊於岸樓船介於中酋據其上公令諸將當之順天府使權俊以片箭顛其酋遂全船獲之得金扇右書曰羽柴筑前守左書曰龜井劉矩守陛中曰六月初八日秀吉書戰罷少憩又報賊急公令諸軍曳所捕賊將樓船出洋中近賊見而火之賊咋而遁是夜軍有虛驚公牢卧不動良久乃定初四

日全羅右水使李億祺帶二十五艦引諸將來會軍勢遂振初五日至固城唐項浦公遣哨船偵之纔出海報變即連艫而進則賊船布陣於台所江有一樓艦垂黑帳樹青蓋公知賊酋峙岸佯敗左次樓船冗出諸軍挾攻陷之酋亦落於一箭遂焚船一百餘艘斬賊二百十餘級溺者傷者中箭而仆者無筭事聞階資憲初七日朝至永登浦賊在栗浦望見我兵遁向南洋公令諸將攻其尾金浣李夢龜鄭運等各獲一船得三十餘級十四日搆啓書一封曰臣以萬艦

百將之兵某日發行直擣日本云不封投賊路以疑賊心七月初七日公與元均李億祺等會兵露梁聞賊將犯湖南遂進兵見乃梁則賊船七十餘艘下營淺港公曰此非耀武之地出殘兵以餌之賊果追之至閑山海濶處乃回兵向敵奮棹而趨鼓譟崩之砲箭雷馳兵焰蒸空射而殲之　而斬之萬戟交輝腥血満海七十三艘頃刻淪沒餘賊陸走者僅四百餘時賊難舟師而有平秀家者大言自當仍敗於此後有被擄人自賊中来言倭陣相唁曰此敗死者九千

餘人云矣初九日聞餘賊依安骨浦公與元均等領兵齊到則乃来援閑山之賊也裹船以鐵掩以濕綿負固不敢出公督諸將迭戰日暮霧暗賊乃潛遁只追破四十餘船是役馘者二百餘級軍聲大振進階正憲九月初一日公與元均李億祺丁傑等計曰釜山賊之喉也進而扼之賊必失其據遂進逼釜山則賊驚於屢敗守壁飛丸鄭運死之遂破空船百艘而還時倭賊狺窺湖南公遂移陣閑山以當其衝海交山脚內可藏船外不窺中而倭必道是而南侵故公

乃軍爲後　天將張鴻儒登眺曰真制敵之勝
地也八月　朝廷以公爲三道水軍統制使元
均以先進恥受制於公公雖優容猜疑自此始
公以屢勝生驕戒諸將以軍餉不繼爲已憂收
魚塩勤屯農轉貨治餉若救飢渴不逾數月大
饒有裕募鍮民間廣鑄火器器械亦精癸巳癘
氣大熾死者相繼公定官收瘞設壇致祭或感
異夢一日公亦遘癘痛幾浹旬危坐裁事或請
休養公曰與賊對壘勝敗決於斯須爲將不之
死則不可少懈也乙未八月李相元翼以體察

南下水軍各有投狀李相卷而次晋州與公商
兵事因令公裁斷公敏於剸決咸得其宜李相
才其爲李相入察閑山陣將還公曰軍情必謂
相公有犒賞今無所惠則恐缺衆望相公曰奈
吾無備何公曰俺已辦之請以相公命餉之相
公大喜許之一軍盡歡時有言清正自日本再
逞當逆攻之　朝廷命公因機制之公知其詐
守便宜持難元均從中媒孽　朝廷論以縱賊
拿公来以元均代公即籍軍餉九千九百餘石
火藥四千斤銃筒四百柄付均李相馳　啓以

為李某諸賊所憚臨危不可易將　朝廷不之許一路民庶莫不號哭曰萬民自此魚肉矣既對獄　上釋之以白衣責功既出丁內憂成服即行七月十六日元均敗李億祺死之元帥遣公入晉州收散兵　朝廷復以公為統制使公自晉州至寶城將士稍集得精兵百餘到會寧浦則慶尚水使裵楔只有戰船八艘又得鹿島船一艘公問楔以計楔以為宜捨舟登陸助戰自効而　朝廷亦令合兵於陸戰公　啓曰壬辰後賊不敢南犯者實以舟師沮其勢也今若

撤舟師則賊必由湖達漢只憑一驅風此臣所懼也今臣戰船亦有十二臣若不死則賊亦不敢侮我矣二十四日至於蘭浦有賊八船欲襲之公揮旗而進賊乃退遁九月初七日賊船十三乘夜將侵公應聲整船以砲出兵賊知不可動因退十六日賊船三百餘艘由鳴梁直趨我陣颿檣蕩海而我國舟師只十艘衆寡不敵諸將莫不惜皆欲退全公獨有必死心下碇洋中而揮諸將禦之賊覘大將所在以百三十餘艘圍之數重分兵交戰有泰山壓卵之勢而公援

枹獨立大呼厲氣人莫不致死諸將少退者先磔以徇僉使金應諴突於前巨濟縣令安衛援於後公厲聲曰安衛安衛汝以退爲生地耶抑將伏軍律耶安衛遂直撞其鋒三船之賊蟻附幾陷衛亦殊死戰故賊船因沒賊氣少挫公督戰益嚴諸將迭進賊船三十餘艘糜碎賊不敢支解圍而遁有衣錦之賊漂海降倭俊沙指之曰此乃安骨浦倭將馬多時也公令鉤致斬之先是公受命蕩殘之餘軍無見糧秋服無備公見避亂船雲合令曰今大賊扼海萬無偷生地汝等從吾言則生否則危矣皆曰惟將軍命公曰將士飢寒已極難以戡敵汝等捐餘衣出餘餱分救我軍則此賊可討汝命可活矣衆皆從之遂得衣饟以賙將士及將戰也遂使避亂船列碇遥海以爲後援疑兵賊謂兵勢更張不敢再犯捷聞也　上大喜示楊經理經理咨曰近無如斯之捷吾欲掛紅遠未果爲送紅段銀子若干以褒之　上教揚其績議陞崇政言者以爲公爵位已崇事既無可酬遂止官諸將戊戌三月十七日移鎮康津古今島南民倚公來集

者萬有餘家軍勢甚壯時　天兵大至劉綎將
苗兵萬五千陣順天之東都督陳璘提水兵五
千来合公陣而倭酋平行長據順天之倭橋距
百里而軍　天兵頗剽民公命撤廬舍示以移
陣意都督怪詢之公對以民不得聊生都督大
驚令公便宜行令公見侵掠者遂繩以軍法
天兵不敢縱十八日聞賊犯鹿島公與都督進
船于金堂島則只有三賊船見我師先遁公令
鹿島萬户宋汝悰八船伺于折爾島都督亦留
三十餘船公與都督乃還觴于運籌堂俄而宋

汝悰来獻大船及馘六十九級　天兵千總以
未戰告都督大怒將斬之公解之曰老爺以
天朝大將来討小邦之讎陣中之捷即老爺之
績我當以首功歸之老爺出師未久奏膚　天
庭不亦善乎都督大喜益重公公具由啓聞
上以為光于　天將嘉諭之都督慣見公號令
節制有古名將風言必以李爺而不名臨敵則
来會公船指揮讓於公九月與都督進兵左水
營聞獐島峙賊糧遣兵多取焚其未盡輸者二
十一日公遣海南縣監柳珩進嘗賊陣只斬八

賊以潮退還十月初二日約與劉提督水陸齊舉舟師進戰劉提督後不進僉使黃世得死之初三日方酣戰公見潮退姑令都督回船都督不覺沙船十九果滯淺灣賊圍之重公出七船揀繕兵以授戒曰賊見挂舟必欲乘機並取汝等力戰自保而已七船依令全歸沙船皆沒時倭酋秀吉已殪日本爭立未定故賊將急於撤歸平行長患舟師牢海心請與和信使幣交道都督欲許之公曰此賊於小邦既有不可同天之讎于 天朝亦有必誅之罪都督反欲以賄

圖和都督慙諭遣倭使後賊又遣亞將于公欲賂銃劍公曰自壬辰鋤賊獲銃劍與山齊安用受敵人贈遺爲賊將無辭後賊以劍乘要都督都督謂公曰我欲姑舍行長先討南海之賊公曰南海賊皆被擄而脅從者非真賊也 皇上所以命討賊者欲救小邦人命不刷還圖反欲夷之何都督雖怒不果十七日昏行長舉火與南海賊應十八日南海賊艤嚴木浦昆陽泗川賊艤露梁舳艫蔽海其鋒銳甚公與都督密謀夜攻二更自猫島發四更到露梁衛枚臥鼓潛

師進賊未及有備矣公焚香祝之曰此讎若除
死且無憾俄有大星隕海見者異之兩軍合勢
揚櫓直衝觸兵者碎應弦者倒達夜交戰賊救
死不暇奮死心圍都督益急公麾諸將解之躬
冒矢石督戰徹朝黎明公中丸逝臨絶戒勿言
喪仍令兄子莞等麾督不少弛諸將益用命賊
遂大敗南走戰罷都督聞公喪顚躃大慟曰國
事無可與有為以數百金賻之 上遣官致吊
贈右議政錄功為宣武功臣一等公娶郡守方
震女生三男一女薈縣監莌司果葂不幸死女

嫁洪棐庶男薰藎孫男一人之白葂有武勇才
丁酉在牙山猝遇亂賊死之後公在古今島夢
見葂來號曰殺我賊擒矣其報之公覺問軍中
則果有新捕賊令問作賊顚末果是殺葂者遂
命斫之公嚴重有威風愛人下士恩信著明識
量淵懿不色喜怒嘗曰丈夫生世用則効死以
忠不用則耕野足矣若媚要人竊浮榮吾恥也
嘗因試射有冢卿見公矢房而欲之公曰是何
靳但取之獻之人謂斯何緣一微物以來汚名
則於義奚若冢卿器之守井邑也都事曹大中

有書公亦有答後大中羅逆禍公札在文書捜
檢中金吾郎與公相識欲為公去之公曰昔與
都事只相問寒暄而已已在捜中私相拔去恐
有不安於心者其不動禍福如此在乾原時戍
北武弁聞喪欲行患無乘公曰吾雖素昧匍匐
之救何間相知為遂與所乘騎為守令撫育亡
兄遺孤或以濫率非之公泫然曰吾寧得罪國
法不忍舍此無依聞者知仁及為大將刑賞必
信不以親踈上下之羣下畏服每約於諸將曰
斬一馘可射累賊不上首功惟督射捷累收功

者以故也及聞　大駕西狩公別貯王粒五百
餘斛曰　主上若渡遼則吾當引龍驤浮于海
以迎　大輿天若助命則可期恢復雖或不幸
同死國境可也其在重鎮色無所近寢不解帶
雞戒即興或與人運策或稽古事而自奉甚薄
淡如也戰勝之賞必散諸部曲十一年掌重兵
不以秋毫屑家事子女嫁娶雖過時不恤也其
恩暨亡兄孤寡則優已出遠甚嘗與元均有間
流言放紛公戒子弟曰若有問者只對曰罪可
僨也子弟嘗見公刑人曰此人之罪不可弛公

徐曰刑罰自有律不可以人言低仰況于子弟之道當以生道救人不可以重刑贊言也在海鎮有詩曰水國秋光暮驚寒鴈陣高憂心輾轉夜殘月照弓刀觀者賞其忠云

余奉使南徼駕戰艦由見乃梁入巨濟望閑山公之英風豪魄若覩彷彿者吁天之產此毒蠻也若不限大海而僻其土則想必累血于東方而壬辰之猾若非李公率大艑而鏖之東民將混為斑衣創智龜船摧堅夷衆若拉朽然此天地愛民必生此人而濟其難者

耶若使賊肆大銃而觸之火而攻之則將何以制之惜乎公之所以運籌者必有在矣九原不可作嗚呼悲矣

諡狀

大提學李植

公諱舜臣字汝諧李氏本德水縣人自高麗典法判書劭始顯歷三世至本朝有領府事弘文館大提學邊以文學進 贈諡貞靖生通禮院奉禮諱孝祖奉禮生兵曹參議諱琚仕 成廟燕山兩朝為臺官彈劾嚴正有虎掌令之號生諱百祿平市署奉事 贈戶曹參判參判生諱

貞東節校尉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議政府左議政德淵府院君配　贈貞敬夫人草溪卞氏嘉靖乙巳三月初八日生公于漢城乾川洞里第方娩夫人夢叅判公告曰生男必貴宜名舜臣遂以名之兒時英爽不羈與羣兒戲常作戰陣狀羣兒推為元帥閭里有不快意輒陵挫之里人畏之及長折節恭謹讀書通大義然不屑佔俾業遂從武舉騎射絶倫雖遊於武人高簡靜默口無褻言儕流咸憚之其下萬曆丙子中第當試武經講說張良辟穀導引事與

先儒所論合考官大異之既出身絶意進取不事干謁權知訓錬院奉事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孽女欲與公為妾公曰吾初出仕路豈宜託跡權門立謝媒人李文成公珥為吏判聞公之為人且欲叙同宗因人求見公不肯曰同宗則可相見在銓地則不可見調童仇非權管秩滿還仕訓錬院為忠清兵使軍官棲屑畀戹未嘗屈意徇人主將有非違輒盡言規正清約律己一芥無所私轉鉢浦萬户水使成鎛欲伐館舍桐木為琴材公拒之不許水使大怒而不敢取俄

而見忤敬差官被劾罷歸敘為乾原堡權管有
賊胡亐乙只乃久為邊患公到任即設奇誘致
生縛以獻兵使嫉其事不由已反以擅兵請罪
朝廷內嘉其功而賞不行例陞參軍丁德淵公
憂服闋陞司僕寺主簿選授造山萬户時方伯
建議設鹿屯島屯田付公兼管公以地遠兵少
為憂屢請添戍兵使李鎰不許及秋熟虜果舉
兵擣寨公挺身拒戰射仆其酋虜即捲退公追
擊奪還被擄屯卒六十餘人兵使欲殺公自解
陳刑具將斬之軍官等環視泣訣勸飲酒壓怖

公正色曰死生命也飲醉何為即就庭抗辨不
肯署狀兵使意沮止因而聞 宣廟察其無罪
命從軍自効俄以擊叉胡獻級蒙 宥全羅巡
察使李洸辟為軍官曰以君之才何抱屈至此
奏為本道助防將還為武臣兼宣傳官己丑春
拜井邑縣監甚有治聲都事曹大中辭連鄭汝
立逆獄被逮詣理金吾郎搜取文書見公有答
問書密語公欲去之公曰吾書無他語且已在
搜中不可不上竟無所坐大中之柩過邑前公
具奠哭送人有詰者公曰曹公不服而死其罪

不可知纔經本道使客未可恝視也鄭相彥信
亦繫獄公適隨牒至京以其為舊師也詣獄門
候問聞者義之備局選武臣可合不次擢用者
公預焉盖柳文忠公成龍與公同閈雅知公之
賢力薦于　朝也庚寅陞高沙里僉使臺諫論
其亟遷尋進階堂上除滿浦僉使又論其驟陞
改正仍任辛卯還珍島郡守旋除加里浦僉使
皆未赴任擢拜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是時倭
釁已啓而朝野晏然公獨深憂之日修備禦鑄
鐵鎖橫截鎮口海港創作龜船其制如伏龜上

覆以板釘以錐刀使敵人不得登蹋藏兵其底
八面放銃以此為先鋒撞賊船常以取勝壬
辰四月倭寇大至先陷釜山東萊由嶺南向京
師公欲移兵擊之麾下皆以移鎮赴他道為難
惟軍官宋希立萬戶鄭運議與公合公曰今日
之事惟當擊賊而死敢言不可者斬遂會諸鎮
堡兵于前洋戒期將發會慶尚右水使元均盡
喪舟師遣人請援公即引兵往赴玉浦萬戶李
雲龍永登萬戶禹致績為之導至玉浦先破倭
船三十艘至固城聞賊入京　大駕西行公西

向痛哭引兵還營均等復請兵進至露梁破倭船十三艘追至泗川公左肩中丸猶不釋弓終日督戰戰罷軍中始知之莫不聳動六月初遇賊于唐浦有賊大酋駕層樓畫船金冠錦袍器仗甚鮮公一皷薄戰以筒箭射殪其酋餘賊盡殲日午賊船又大至公以所獲樓船置前去賊一里餘焚之船中火藥暴發響熖騰震賊又敗退已而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悉舟師来會合戰於固城前浦賊酋駕三層樓船擁青盖對戰即射殺之破三十餘船餘賊登岸而走自是屢戰

皆捷賊歛兵遠遁遂與億祺還營賊復自梁山向湖南公復進兵固城見乃梁遇賊船蔽海而至佯退誘賊至閑山島前洋還兵大戰砲煙漲天盡破七十餘艘賊大酋平秀家脫身以走將卒死者幾萬人倭中震動賊又自安骨浦来援秀家軍船械加嚴備公逆擊之燒破四十餘艘進擊釜山屯賊欲覆其根本賊登高結寨以自固遂燒空船百餘艘而還時倭兵彌滿諸路官兵義兵連敗莫敢枝梧獨公連奏大捷 上嘉之三加階至正憲下 教書襃美公以本營地

勢偏左請移鎮閑山島控制兩道島在巨濟縣
南乃兩湖水路咽喉也 朝廷遂置水軍統制
使公以本職兼領之統營之設始此初元均以
單舸控于公聯名奏捷而 朝廷察公功大陞
至統制均恥出其下始貳於公公每優容之而
均粗暴肆忿不遵節制公恐誤大事引咎乞遞
朝廷不得已而移均忠清兵使均積憾不釋締
交朝貴搆誣公百端倭將平行長曾以馬島事
我國至是先驅入寇慭見我人詐請通款 朝
廷欲脫出被俘 王子使慶尚兵使金應瑞往

復議事平秀吉因此行間使行長麾下要時羅
密報曰和事不成全由清正主戰今方再來若
令舟師還擊洋中止殺此人則兵自罷矣仍指
言清正船旗牌彩色 朝廷大惑之促公進擊
如行長言公以其言詐護不可測守便宜持難
者數日要時羅又來言清正已過海泊岸舟師
何為失此機會於是臺諫交章劾公以逗遛之
罪體察使李元翼明其不然柳相嫌不敢救盖
是時朝論已歧矣 上遣侍臣廉問侍臣亦黨
於均反實以聞丁酉二月公被逮就拷將置重

典鄭相琢白于　上言舜臣名將宜赦罪責效
上亦念其功勞特原之　命從軍自效時毋夫
人卒于牙山公便道奔哭成服即行歎曰吾一
心忠孝到此俱喪矣軍民遮擁號泣遠近嗟惜
元均代為統制盡反公軍政公在鎭作運籌堂
與將士會議其中卒徒皆得自通均以貯其妓
妾圍以籬障酣飲不省事撻楚殘虐一軍離心
皆曰賊至惟有走耳要時羅又來言大軍方渡
海可遮擊也　朝廷又諭均促戰均既反公所
為不敢言其難是年七月悉衆前進倭船左右

誘引使之自困乘夜掩襲軍潰均走死百餘艘
士卒皆沒而閑山遂陷公所儲置資糧兵械為
數年之資者俱燼公之得罪均之敗亡皆倭謀
使之也蓋賊先據釜萊地方與對馬島形勢相
應一帆直渡我兵雖進避而不戰迺泊於左海
與西海水路控扼之勢差異我軍之不得遮絶
以此而　朝廷但見舟師屢捷責以必戰均亦
知其必敗而卒取敗皆遥制之失也閑山既敗
賊由西海下陸進陷南原兩湖已不可守矣都
元帥在晋州遣公收拾餘兵俄復為統制使公

以十數騎馳入順天府境得兵船十餘艘稍收
亡卒數百敗賊兵于於蘭島 朝廷以公兵弱
使登陸進退公奏曰臣一登陸則賊船由西海
直上京師危矣 上從之時湖南避亂士民百
餘艘散泊諸島恃公為蔽公與之約束團聚列
于軍後與為聲勢獨以十餘艘前迎賊于珍島
碧波亭下賊船數百来襲勢若山壓公不為動
一字整陣砲矢四發賊兵披靡巨濟縣令安衛
引船欲退公立船頭促遣小艓命取安衛頭来
衛遂進船殊死戰賊大敗擒斬其名將馬多時

軍聲復震捷聞 上欲陞階崇品言者以公爵
秩已高止賞諸將以下楊經理在京亦送銀段
慰賞時陸路被兵糧運不繼軍中患之公一夜
檄告避亂諸船諸船既倚公為重争自助輸並
致衣服士卒賴以飽暖公雖起復從戎猶素食
日數溢米籌畫調度夜不就寢形容頓瘁 上
特遣使諭旨從權仍給滋味公滂泣勉受戊戌
春移鎮康津古今島募民屯耕南民繈屬歸之
遂為大鎮是秋都督陳璘領水兵五千東来陳
悍驁 上憂公失歡密諭以善待公盛具威儀

迎于遠島至則大設宴犒漢人皆喜然猶搶奪閭店我人騷然公忽令軍士毁撤屋盖撇衣囊下船陳驚怪使人問之公曰 天兵之來如仰父母今見暴掠士卒不堪各自逃避我為大將不能獨留將移他島故也陳大慙懼卽詣公摧謝挽留甚誠公曰大人若聽其言其卽留耳陳曰當一從公言不敢違公曰 天兵以陪隷視我人卽無忌憚大人幸許其便宜禁斷則兩軍相保無事矣陳許諾其後漢人犯禁公輒繩治之島中安帖鹿島萬戶宋汝悰與漢船俱進擊

賊獲船六隻首級七十漢人無所得陳方與公接宴聞之慙怒公曰大人來統我軍我軍之捷卽 天兵之捷何敢私爲請盡納所獲願大人悉以奏聞陳大喜曰素聞公東國名將今果然矣宋汝悰失望自訴公笑曰賊首乃腐蔕也與漢人何惜汝功自有吾狀奏汝悰亦服自是陳察公治軍制勝節節欽服借我板屋大船自駕軍務大小動必咨訪每言公非小國人物若入仕中朝當為天下上將何自困於此上書 宣廟言李某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語

雖不中蓋心服也陸軍提督劉綎以苗兵來與陳相約夾攻行長舟師進戰港口勝負未決劉師違約不應蓋行長已聞關伯秀吉死亟謀撤退而畏我舟師阻前啖劉以利故緩其攻又潛款于陳求假道甚切陳亦中其賄欲許之公用木片密書投示諷刺其非陳赧然而止行長知之又遣使于公遺以銃劒公峻辭却之倭壘方絶粮賴與漢人往來頗買漢粮遂閉營不出陳憖失利欲舍行長往擊南海賊促公先發公力爭不從行長又因請援于泗川屯賊舉火相應泗川賊即薩摩州軍也強勇無敵持重不戰必於兵勢最重處用之見行長急悉衆而至是夕大星隕海中軍中怪之公與漢船迎戰于露梁自夜至朝數十合賊兵敗却公忽中飛丸而卒公之姪莞有膽勇即抱尸入房匿不發哭舉旗督戰如故舟中皆不知都督爲倭船所圍我軍救之日午賊大敗走歸行長以其間出舟外洋適去陳遣人勞公舟中已發喪矣都督聞之自仆于椅下擊地大痛兩陣皆哭聲殷海中　上遣官吊祭特　贈議政府右議政柩返牙山一

路士民號泣設祭千里不絶明年葬于先壠之
次部曲請于朝立祠水營 命賜額忠愍巨濟
兵民亦建祠以時禱祀湖南人立碑于東嶺以
寓悲慕甲辰冬始修壬辰以来戰功以公為第
一加 贈左議政賜效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
功臣録券封德豊府院君遣官告祭錫土田奴
婢哀榮之典備矣公娶尚州方氏封貞敬夫人
有三子長薈縣監次莶正郎次葂有才勇好兵
公每稱其類己丁酉秋隨母在牙山遇賊鬪死
一女適士人洪棐庶出男二人曰薰曰藎皆中

武科不得官公居家有篤行二兄先歿公傷悼
甚撫育孤姪婚嫁贈遺先於己子其操守貞介
屹然壁立雖文學之士繩墨自律者有不能及
訓院之仕武職最下而公處之怡然惟直己而
行柳相㙉見公有好㨾箭筒求之公謝曰此一
筒甚微而小人之納大監之受害義大矣柳相
愧屈兵曹正郎徐益氣豪好勝儕輩皆憚之常
欲越遷訓鍊院叅下官公據法爭之益不能難
當下獄議律有胥吏告云有行賄蹊逕可以緩
死公怒叱曰死則死耳何可苟免由其自守不

阿如是故半世落拓世莫能知及遭亂著庸誠
格 上下而猶不容於世議中陷刑獄亦以此
也然公之荿謀制事擧無遺策奮勇決機前無
堅敵者豈非平日所養者爲之本乎其治軍簡
而有法不妄殺一人而三軍壹志莫敢違令雖
負氣倔強者望風自屈其臨戰意思從容常有
餘地見可而進持難而退必三吹打耀兵而旋
故身死之日紀律節度猶自若卒以取勝其在
陣遠斥候嚴警衛賊來必先知之士卒服其神
明每夜休士必自理箭羽常以空拳與射士必

待賊船逼前然後散箭與之又自操弓齊射將
士慮公復創於丸扶掖諫止曰何不爲國自愛
公指天曰我命在彼豈可令汝輩獨當賊乎其
以死勤事素定者如此嗚呼 國朝將臣在平
世遇小敵樹勳立名者多矣若公則當積衰諱
兵之後遇天下莫強之寇大小數十戰皆以全
取勝蔽遮西海使賊不得水陸並進以爲中興
根本則一時勳臣宜莫尚焉至其立身之節死
亂之忠行師用兵之妙綜務辨事之智已試而
可見者雖古之名將賢帥代不出一二者無以

過也公之事蹟朝野多記載其在軍民追慕思詠者不可殫舉今姑掇其大略爲此狀敬告于太常以備易名之考焉

全羅左水營大捷碑　領議政李恒福

在昔壬辰南寇匪茹連艫泛海由嶺而湖者其蔽曰閑山其界曰露梁其阨曰鳴梁若失閑山露梁不守直蹙鳴梁畿輔搖心矣疇克有庸式遏三險越乃元侯統制李公日　君之使命余視師臨發有　教曰故統制使臣李舜臣其勤王家捍衛我南藩無祿大命隕墜予惟寵嘉之

廟宇不立無以勸忠汝往欽哉臣受　命而退稽諸祀典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玆惟貞哉載在故府追惟亂初公職在湖南官守有限以國害爲深蓄隣災爲已憂踰南海蹈寇地玉浦之戰露梁之戰唐浦之戰栗浦之戰閑山之戰安骨之戰焚燒賊船二百二十餘艘斬首五百九十餘級溺水死者又不記其數賊死咋不敢近公寨下因陣閑山以遏賊衝至于丁酉代斲血指閑山敗沒於是舟師敗將奔卒及南土之民擧咨嗟一口齊聲曰李統制若在

豈使此賊窺湖南一步地　朝廷急而求公再
莅前職公單騎名收進陣鳴梁猝遇夜襲用少
致死以十三新集之艦當大萬蔽海之寇破船
三十賈勇以前賊遂退遁戊戌　天朝大發兵
來援水軍都督陳璘與公合陣奇公之為必稱
李爺而不名其年冬賊合勢大來進至露梁公
自領銳師先嘗其鋒　天兵夾進與公犄角是
日雞鳴馮夷啓道纛麾戢威四維褰舉軫乃曉
中兩軍齊作千帆飛舞公先躍入乘銳崩之賊
乃蟻潰救死不暇鼓音未衰將星沈彩公於黎

明中丸而顛猶戒衆諱言死曰恐我師熸也提
督聞之以身投於船者三曰無可與有為矣天
兵亦却肉不食南民奔走巷哭操文以祭之老
幼遮道而哭者所在如一嗚呼若公者可謂以
死勤事能捍大患者非耶宜其勳為元臣爵為
上相錫之茅土形圖麟閣食報無窮又使英雄
永抆危涕丈夫生世良足千古況今受命職當
南事敢不良圖時李統制時言聞言感激實主
張是凡軍中將校卒伍飲公之德者蹈舞　上
恩慷慨公死千羣雀躍萬斧雷翻不十日而工

告訖功後十五年甲寅海西柳節度珩走書来
頴以露梁之事載烈垂永余曰公之德在南民
者口碑不朽公之功在　社稷者太史有録何
事於碑唯其褒家愛恤孤姪恩若己出内行之
淳也在軍數年大開魚塩廣設屯田軍無乏絶
所得戰賞施下無餘外行之備也至於和易之
德果辦之才刑賞必當之勇作人如斯足為百
世聞人而在公則為踈節也可略也已銘曰在
壬辰歲狂寇不臣虐始於隣列郡瓦裂迎敵津
津若蹈無人時維李公其氣益振扼搤海澨

皇者其武出師甡甡命虎臣璘列鉄棹幟玄冥
司辰賊寨而嚚師于阨港大戰其垠矢集脩鱗
鼈蛇掉尾毒于公身不佑于神露梁殷殷維水
淵淪樹此貞珉後天不墜公名嶙峋維永宗禋

鳴梁大捷碑　大提學李敏叙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九月統制使李公統舟師
進駐於珍島之碧波亭下大破日本賊於鳴梁
之口賊由是大衄不敢窺海右逼湖圻其明年
賊遂罷兵歸世謂中興戰功公為第一而鳴梁
之戰最奇云盖公初以全羅左水使聞賊至慷

慨誓衆進兵於嶺南界中邀擊沿海賊初戰於
玉浦再戰於唐浦復戰於固城之唐項浦皆以
少擊衆殺賊無筭卒乃大捷於閑山威震海隅
乃進拜統制使悉総三道舟師仍屯閑山數歲
賊亦不敢復搶海路至是賊再舉大至懲前之
敗蓄憾專力欲衝海道直上時公方被誣逮
命以白衣從元帥俄復授舊職於是元均已代
公大出兵迎賊軍遂陷盡喪其舟師器械蓄積
而閑山已陷矣顧公乘喪敗之後無兵可戰間
關走海上稍收亡卒得戰艦十餘艘遂進扼鳴

梁賊至者樓櫓蔽海公督諸將進船當海之隘
口連艫下碇截中流待賊鳴梁地迫陿潮方盛
水益急賊從上流乘潮擠之勢若山壓士卒無
生意公意氣益勵乘機奮擊將士皆殊死戰船
出入如飛砲火四起海水盡沸賊船焚燒撞碎
沈溺死者不可勝數賊遂大敗遁去始戰方酣
巨濟縣令安衛少却公立船頭大喝命左右取
衛頭衛懼還入疾戰是日破賊船五百艘斬其
將馬多時時南民避賊從公者百餘船未戰公
令分船沿海為疑兵及戰船上觀者皆失色謂

公兵少當沒及賊退戰氛息見我船屹然無恙皆大驚爭來賀自是軍聲復大振夫自李鎰申砬敗後官軍及義軍遇賊輒奔潰無敢略齟齬其鋒者及 天子遣大兵來救大震殲次第復三都然後我軍稍稍掎角之如延安幸州之捷雖一時稱雋然皆藉 天兵威重僅能嬰城拒守得全未有獨當一面鏖戰全勝如公之爲者也故賊屯湖嶺六七年不敢蹈西海一步地南原既陷賊勢尤張而猶狼顧不得逞者繄公是賴至若露梁之戰大戰而又大勝臨陣殞命卒

以身殉國公死而賊亦退其後 朝廷論平賊功以公爲元勳追 賜宣武功臣號 贈官至左議政立忠烈祠於露梁以祀之公諱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公平居循循雅飭如儒士及其臨難討賊決策出奇雖古名將不能過而忠義奮發有可以貫日月而感鬼神者是以所在克捷威懾隣賊義動中國若公者乃古所謂真將軍可屬大事者非專以一時取勝爲可貴也其行已之大方用兵之大略國史及他銘述備矣不佞少過鳴梁觀公戰地慨然太息彷徨久之想

見其為人今南人立石於其地使來謁銘義不敢辭遂略叙其舊聞繫之以詞詞曰嗚梁口兮隘而東海潮蹙兮汨兩峽兵因地兮利出奇藐羣醜兮勢莫支士卒奮兮鼓方震俄殲賊兮蕩餘燼惟將軍兮勇義俱扼海道兮海無虞怒濤擊兮蛟鯨趨觀戰地兮想英謨靈皇皇兮赫海隈呵星辰兮走風雷海不竭兮石不泐昭壯烈兮耀無極

露梁廟碑

文正公宋時烈

南海之露梁有廟三間中設位牌以祀故忠武

李公者也　神宗皇帝萬曆紀元倭酋秀吉弑其君舉國來寇公先在北邊屢立奇功而人不甚知辛卯二月擢授全羅左水使公至則日修戰具撫循士卒遂與賊戰敗之於玉浦敗之於露梁又唐浦敗之於蛇梁斬其貴將又敗之於唐項浦撞破其四十餘船皆以少擊衆　上下書褒之陞其資級至永登浦敗之至見乃梁誘賊敗之腥血漲海又戰於安骨浦燒其船四十餘遂進戰於釜山又破其船百餘艘遂置陣閑山島積粟整師以為迎　駕龍灣之計　朝廷

為置三道統制使以處之賊畏甚行間以愚我
諸將元均又嫉搆之 朝廷兩信之公遂被逮
拷有大臣言 上亦念公功只削職從軍以責
効時母夫人卒公便道奔哭即行曰吾一心忠
孝到此俱喪矣軍民擁馬號泣遠近嗟怨元均
代為統制使為賊所誘軍敗走死而閑山遂陷
賊遂由西海進陷南原 朝廷遂以公復為統
制公以十騎馳入順天府稍收亡卒遂戰於於
蘭島碧波亭皆大敗之捷至 上欲陞公崇品
有言公爵秩已高遂止止賞將士 天將楊公

鎬亦送銀段以慰賞而奏聞 天朝公之名遂
得聞天下時公猶食素寢苫 上特使諭旨且
送草本之滋公涕泣勉從 上念公舟師單弱
欲令前却以觀勢公馳啓曰臣一去港則賊必
登岸長驅矣時 天將陳璘劉綎水陸來會公
接應有方俱得歡心公進據古今島募民耕作
以便公私南民繈屬歸之賊將行長亟謀撤歸
求道甚恭兩 天將中其賄皆欲許之公諷刺
甚至行長又遣使于公遺以銃劍公以讎賊不
可通使嚴辭却之將士勇氣自倍行長計窮遂

引泗川屯賊以自援一夕大星隕海中軍中畏之戊戌十一月十九日公與陳公迎戰于露梁賊大挫衄公忽中丸而絶陳公被圍急公從子莞有膽略不發哭督戰自如遂解陳公圍而行長僅得適去既發喪我師與 天將兩陣皆號哭聲殷海中自南海至牙山迎柩哭奠千里不絶亦有喪之三年者僧徒處處設齋皆曰活我命復我饑者公也公內有篤行貞介自守意有不可雖達官要人必據義媿屈之發謀制事舉無遺策奮勇決機前無堅敵軍政簡而有法不

妄殺一人而三軍一志莫敢違令至其舉大義斥倭使使中賂者顔騂主和者額泚則張忠獻岳武穆蔑以加矣以故當積衰諱兵之餘遇天下莫強之賊大小數十戰俱以全取勝蔽遮東南以基中興之偉烈至蒙 皇上寵命錫以印符則一國之人雖家尸而戶侑不為過矣況此露梁者旌纛之所臨喑啞之所被其精爽之可畏者固將億萬年不泯蹴山賁海風怒雲屯常有跐馬島擣江廬之氣則嚴奉之舉尤在所先也舊有廟犄隘下窄不足以妥公之靈故統制

使鄭榲圃隱先生之耳孫感公忠義既改而新之又伐大石以為牲繫而因閔學士鼎重俾余書其事文既粗成判書洪公命夏以事聞 孝宗大王亟徵草本特賜乙覽亦豈拊髀頗牧之意歟只今 仙馭上賓 陵栢蕭森公之毅魄重亦飲泣於九原矣因并記此以備始末俯仰疇昔為之抆血也公諱舜臣字汝諧德水人時崇禎辛丑十月日也今 上癸卯賜祠額曰忠烈至是而崇報無憾矣碑役前後相之者統制使朴公敬祉金公是聲也是年七月日追刻

神道碑

領議政金堉

國家得太平二百年民不知兵飛丸荷劍之寇猝犯東南三京失守七路塗炭時則有若元帥權公虎視甸服而大得雋統制李公龍驤海上而奏膚功徽二公則 皇朝水陸之兵何恃而得力 宗社無疆之曆何賴而再造乎然而元帥之墓既有豐碑之樹而統制之隧尚無紀績之文玆豈非薦紳諸先生之有餘憾者乎今者公之宅相洪君持李判書植狀公之行者示余而請銘余今老矣年垂八十筆硯已踈公之氣

槩勳業固不敢形容其萬一而精忠大節景仰心服則自髫年矣又何敢游辭飾讓不盡其所欲樂道者乎玆敢不辭而叙次之公德水李姓諱舜臣字汝諧　世宗朝大提學貞靖公邊之五代孫也以嘉靖乙巳生兒時已英偉異凡與羣兒戲為布陣狀見推為元帥人甚異之旣長射藝絶倫中萬曆丙子科講武經黃石公書考官問張良從赤松子遊則果不死乎公曰漢惠帝六年留侯張良卒此綱目之筆也安有從仙不死之理考官相顧歎曰此豈武人所能及哉

西厓柳相公與公少相善每稱才可將栗谷李先生長銓時因西厓求見公不肯曰同宗可相見在銓地則不可為訓鍊奉事時兵判金貴榮有庶產箕帚兒欲招公為壻公曰吾初出仕路豈可托迹權門立謝媒嫗公為邊將或為軍官一介無所私主將有非輒盡言規正雖見忤不恤也嘗權管乾原堡賊胡鬱只乃久為邊患公縛以來兵使金禹瑞忌其功　啓以擅兵賞不行公在堡奔父喪而服闋即主司僕簿才半月拜造山萬戶巡察使鄭彥信設屯田于鹿屯島

使公兼管公以屯軍少屢請添戍兵使李鎰不許秋虜果大入公力戰拒之射殪其酋追擊之奪所擄屯軍六十餘人還兵使欲殺公自解將斬之營下軍官宣居怡執手流涕勸酒壓驚公正色曰死生命也何以酒為入庭抗辨不少屈兵使意沮囚而啓聞 上察其無罪命戴罪自效俄以獻級蒙 宥己丑以宣傳官除井邑縣監庚寅西厓力薦于朝陞高沙里僉使尋進階為滿浦僉使臺官以驟陞改正辛卯除珍島郡守加里浦僉使皆未赴擢全羅左水使是時倭

釁已啓公深憂之日修備禦之具刱作龜船覆板加釘藏兵列砲終得其力壬辰倭陷釜山東萊長驅而進公欲移兵擊之麾下皆以離鎮為難公曰今日之事唯當擊賊而死合諸堡兵將發會慶尚右水使元均遣人請援公引兵赴玉浦以萬戶李雲龍禹致績等為先鋒先破倭船三十至固城聞京都已陷 大駕去邠西向痛哭引兵還營均復請兵公還赴露梁破十三艘追至泗川丸中于肩猶不釋弓終日督戰人莫知之六月又戰于唐浦賊駕層樓畫船而來以

片箭殪金冠錦袍之酋盡殲餘賊日午賊船又
大至公以所獲倭船置前行去賊里許而焚之
火藥暴發焰騰響震賊大敗而走全羅右水使
李億祺亦來會合戰於固城又射層樓大酋殺
之破三十餘艘賊登岸而走遂與億祺還營賊
又向湖南公又進兵固城賊船蔽海而至佯退
誘賊至閑山島破七十餘艘賊酋平秀家脫身
走死者幾萬人倭兵震恐公在陣晝夜戒嚴未
嘗解甲而卧一夜月色甚明公忽起飮一盃悉
召諸將曰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

應來不可不警備遂吹角令諸船皆擧碇俄而
候船告賊來落月掛西賊船從陰黑中來者不
可勝數中軍放大砲吶喊諸船皆應賊知有備
遂不敢犯而退諸將以爲神公進擊釜山欲覆
其根賊結寨登高遂燒空船百餘而還公連奏
捷音　上嘉之加階至正憲下書褒美公請移
鎭閑山控制兩道　朝廷許之遂置水軍統制
使使公兼領統營之設始此公別儲精米五百
石而封之或問何用公曰　主上越在龍灣若
至渡遼則以龍舟浮海迎　駕仍圖恢復吾之

職也此可以備王食之供其識慮之遠大皆此類也元均性本猜暴又自以先輩恥居公下不遵節制公絶口不言長短自咎亡逋　朝廷以均為忠清兵使均締結朝貴搆誣百端時賊將行長清正詐為相圖之狀使要時羅為間令先擊清正　朝廷信之促公進兵公知其詐守便宜持難言者劾以逗遛丁酉二月下公吏體相李公元翼馳　啓賊之所憚者舟師也李不可逓元不可遣　朝廷不從李相歎曰國事無復可為　上命議于大臣判府事鄭琢曰軍機不

可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責後效　命白衣從軍時母夫人卒于牙山公號哭曰竭忠於國而罪已至欲孝於親而親則亡人聞而悲之公在鎮置運籌堂與諸將論事其中均代公一反公所為貯妾其堂而籬隔之諸將罕見其面專事凶虐大失軍情要時羅來言清正後軍方來可邀擊也　朝廷又促戰七月均悉衆而出賊乘夜掩襲均軍潰走死艅艎百艘盡沒於閑山賊由湖海下陸進陷南原　朝廷遂起復公為統制公以十數騎馳入順天得餘船十餘稍收亡

卒數百敗賊于於蘭島時　朝廷以舟師單弱
命公陸戰公曰賊不敢直突兩湖者以舟師之
扼其路也戰船雖寡微臣不死則賊必不敢侮
我矣湖南避亂船散泊諸島者百餘公與之約
東列于軍後以為聲援以公十艘最著前迎敵
于碧波亭賊船數百来襲公不為動整陣以待
賊至近砲射齊發軍皆殊死戰賊大敗而走斬
其名將馬多時軍聲復振捷聞　上欲賞階崇
品言者沮之以禄位之高時經理楊公鎬在京
移咨致賀曰近来無此捷吾欲掛紅而遠未能

焉為送白金紅段使褒之掛紅者華人相賀以
幣之禮也戊戌春移鎮古今島公雖起復從戎
日食數溢米形容頓瘁　上特遣使諭旨從權
是秋都督陳璘領水兵五千来頗侵擾居民公
令軍中撤其廬舍都督顛倒来問公曰軍民聞
天將之来如仰父母今專事暴掠人思逃避我
何得獨在陳執公手而止之公曰　天兵謂我
為陪臣少無忌也倘令便宜呵禁庶可以保陳
許之自是島中帖然褊將宋汝悰與漢船同擊
賊斬七十級漢人無所得陳憋怒公解之曰大

人来統我軍我軍之捷即　天兵之捷何敢私焉謹盡納所獲陳大喜曰素聞公名今果然矣汝惊失望自訴公笑曰腐肉何惜汝功吾當狀奏汝惊亦服陳見公治兵設策歎服曰公非小國人若入中朝當為天下大將進書於　上曰李統制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盖心服也遂奏聞于　帝帝甚嘉之賜公都督印至今藏于營九月劉提督綎率苗兵萬五千陣曳橋之北十月約與水軍夾擊公與都督進戰僉使黃世得中丸而死世得公之妻從兄也諸將

入吊公曰世得死於王事其死也榮行長賂都督請退陣都督欲使公退公曰大將不可言和讎賊不可縱遣都督赧然行長遣人言曰朝鮮當與上國兵異陣而今同一處何也公曰陣於我地只任我意非賊之所知也行長與昆陽泗川之賊舉火相應公嚴兵以待南海之賊来泊於露梁者無數公與都督二更同發祝曰此讎若除死亦無憾忽有大星隕於海中見者驚異四更遇賊大戰至朝大破之焚二百餘艘追至南海界親犯矢石而督戰有飛丸中公左右扶

入帳中公曰戰方急愼勿言我死言訖而終年
五十四公之兄子莞依公言立船上麾旗督戰
如公賊圍都督船甚急諸將望見將船麾旗爭
赴以救日午賊大敗遁出外洋都督移船相近
曰統制速来莞哭對曰叔父休矣都督躍起而
仆於船者三曰旣死之後乃能救我拊膺大慟
兩陣皆哭聲震海中返柩牙山一路士民號泣
設祭千里不絶 上卽遣官弔祭 贈右議政
甲辰策勳第一 賜效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
功臣之號進左議政封德豐府院君諡忠武立

祠營邊 賜額忠愍湖南人立碑于東嶺以寓
悲慕己亥二月葬于牙山之氷項先兆也公膽
量過人志操堅確持身如學者之繩墨自律孝
友出於天性居家行誼甚篤其二兄皆先亡撫
養遺孤若己出日用之物婚嫁之禮必先姪而
後子雖或非罪而在縲絏之中不以死生動其
心其所養有本故出謀發慮擧無遺策料敵如
神卒以取勝全湖西南數千里封疆爲 國家
中興之根基蔽遮江淮沮遏其勢與巡遠同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與武侯同同死國事而大捷

功收惟公一人倘所謂異乎三子者是耶非耶
功盖一國名聞四海嗚呼偉矣哉公嘗有詩曰
誓海魚龍動盟山草木知誦之者莫不垂淚而
激烈也考諱貞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
筵事德淵府院君祖諱百祿宣教郎平市署奉
事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
曾祖諱琚通政大夫兵曹參議母　贈貞敬夫
人草溪卞氏公娶寶城郡守方震之女生三男
一女長縣監薈次正郎莼季葂公最愛其類已

壬辰將母避賊于海曲迎擊獨戰而死年十七
女適士人洪棐薈有二男一女長參奉之白次
之晳女適尹獻徵莼無子以之晳為後洪有四
男一女長宇泰次縣監宇紀請銘此其人也次
宇逈次振夏女適尹守慶之白纔得一命而又
無子以之晳之長子光胤為後之晳再娶生六
男一女而皆幼公之後嗣又何其不蕃耶其必
有大於後者歟銘曰昔歲龍蛇海動鯨波射天
之羿謂北可超舟泛如橋氣淩遼薊三道既躪
七省皆燼孰有投袂公乃奮起嚼而碎齒以死

自誓温嶠灑泣士雅擊楫職是統制敵間諜猜
他將已来何罪而逮　聖主垂恳賢相進言貶
而後繼旌旗變色紀律嚴肅軍心益銳碧波一
捷威聲震疊堅敵忽脆逋寇勦勸却望東洋已
生歸計敵不可縱戰士倍勇恢復之勢凱歌將
獻芒星赤隕公朝上帝楊儀整軍仲達已奔萬
人一涕悲動蓬瀛淚溢滄溟名流百世丹旌低
仰士民如喪千里設祭功高位極像留麟閣我
公非逝隱卒崇終祁連象封終始其惠忠懸有
祠　恩頟淋漓春秋牲幣平生景慕已隔泉路
眼淚何霽荒詞雖耄無愧有道羊豕可繫

縣監正郎俱　贈承政院左承旨盖以錄原
從勳也之晳後官　社稷令有六男一女長
光胤既繼宗孫參奉公後官參奉次光憲光
震水使光輔虞候光宇光胄女生員洪叙夏
庶子光世參奉有六男一女長弘毅都事弘
著營將弘緒弘健弘猷繼光憲後弘茂女金
震檽水使二庶子弘樹弘榟虞候二男弘規
弘矩一女朴聖瑞光宇一女金漢鼎光胄二
男弘澤弘協都事二男萬祥彥祥營將一男

鳳祥一女洪元益弘緒二男雲祥斗祥弘健三男弘猷二男弘茂三男併幼此碑刻役訖工在庚子歲而力綿未果立迄今三十有四載光震得節度本道水軍始克樹諸墓道諸姓孫之未及與録於前刻者謹追叙如右外裔稍遠者繁不復載崇禎紀元後癸酉四月日立

高和島遺墟碑

領府事南九萬

昔在　宣廟丁酉歲故統制使忠武李公以為兵興事殷粮餫最重審察形便得羅州高和島

凡戰陣餘穀山野運来悉令停侍于此募軍入屯置别將以主之盖此島處海路自南迤西之地右引嶺南左達京口近可以給食軍前為鏖戰之資遠可以獻饟　行在為救匱之用其為國家深謀長慮非偶然也而時移事往蹟隨規壞别將雖存舊謪軍民已多逃散近年又移鎮於唐串既失控扼之勢又少財穀之畜本鎮遺民為之慨然咨嗟者久矣吳統制使重周以軍民之意欲載于石樹之于高和島初設之處以復忠武公舊制纔訖治石解職歸焉軍民喁望

之情終不可遏工役餘財亦可充鎸鑱之費所未得者惟記事之文耳爲此来謁于余余作而歎曰有是哉忠武公經遠之計也自古危難之際戰伐之所以必勝國家之所以復振未甞不頼於積粟趙營平金城之碎羌在於湟中之屯田唐徳宗奉天之濟饑在於韓滉之輸米公之設鎭其意固在於斯二者矣或曰公方與賊交鋒軍食日急其爲聚穀饋兵固人之所共見至於貢獻　朝廷人所未喩今何以知其必然也余曰唯唯否否盖甞見公遺事其所區畫不但

爲目前事公之初受節於全羅左水營也聞　大駕西狩别貯精米五百石封之曰　主上越在龍灣箕城之賊若又西突則　駕將渡鴨緑矣爲吾之職當以龍舟浮海迎　駕仍圖恢復雖或不幸君臣同死我國之地可也觀公此言公之精忠壯略豈但爲不乏之軍食而已豈止於苟守一職而已不然閑山古今之間旌纛之所臨顧眄之所及設屯儲糧亦足爲急時取用何必於離營之遠轉海而西指京都而設此鎭哉吳統制重周在遆任之後乃能興起公遺風發

明公初意必欲使後之統制將重有所修舉令之鎭民永有所瞻慕其亦可尚也已

制勝堂遺墟碑　都事鄭基安

於虖此故李將軍舜臣制勝堂之墟也方其坐斯堂而指顧號令也天地鬼神鑑其誠風雲雷雨助其變蠻兵之蔽海跳踉者逡巡軒檻之外而不敢近也何其壯也今更數百餘載砌礎已移井竈已湮烟濤浩渺之際松栢蓊蔚之間漁叟樵竪猶能相指為制勝堂故墟民之久而不忘也如斯夫噫甘棠所茇也而勿剪之歌詠于

萬古奠安　社稷全保我黎庶伊誰之力也而忍使斯堂之墟翳然為茂草耶時移而事逆淩浸爲綿邈則又安知漁叟樵竪之亦失其處而無所徵也今統制公築土而封之伐石而竪之蓋所以識之也嗚呼天下萬世其當知為李將軍堂乎於是君子曰統制公於是乎能事君矣匪慕其人曷能碑之苟慕矣必效之苟效矣必忠而義能忠而義於事君乎何有碑而書之者統制使趙儆也文而記之者都事鄭基安也

戰勝臺碑　弘文提學趙明鼎

嗚呼此故忠武李公舜臣破藩胡之所也萬曆
丁亥公以造山萬戶兼鹿屯堡屯田官藩胡望
見秋熟率其衆來圍木柵縱兵大掠公登鎮北
三里許高峯而禦之伏奇兵於賊路日暮邀其
歸放砲鳴鼓擊之殺傷甚多賊大懾更不敢近
後人名其峯曰戰勝臺　宣廟壬辰倭寇大舉
蕩我境　乘輿播越　宗社陷沒公首起討賊
一破於唐津再破於閑山三破於鳴梁公雖卒
以身殉而賊勢挫衄不復振我東之得有今日
實公之力也公忠誠貫日月功烈銘彝鼎蕞爾

一片之臺不足為公之重輕而公之出奇殲賊
已自小官始且朝廷之知公用公終樹不世之
勳者權輿於此有不可泯沒公之五代孫觀祥
今為關北節度使亟治石千里走書丐余記其
陰嗚呼殆古所謂水不忍廢地不忍荒者歟
鹿屯島一名沙次麻在府南五十六里豆滿
江入海處丁亥令造山萬戶李舜臣兼掌屯
田秋九月府使李景祿率煙軍收穫之際藩
酋叩尼應介沙送阿等嘯聚羣胡於楸島先
使騎兵圍柵縱兵大掠守護將吳亨監官林

景藩等力不能拒皆戰死李景祿李舜臣殊
死拒戰得免陷破叩尼應介蹈壕而入出身
李夢瑞一箭射倒餘賊皆散李景祿與李舜
臣尾擊還奪所掠農民斬胡三級 關北誌